

傳世十大名著

醒世姻緣傳

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狠心赔酒又捋椎

事凡已甚，便不可为；可为已甚，仲尼其谁？
希陈已甚，明苦暗亏；茂实已甚，一顿棒椎。
事凡已甚，故不可为；必为已甚，后悔难追。

却说狄希陈得了那套顾绣衣裳，献与素姐，看得中意，严厉中寓着温旨。狄希陈就如奉了钦奖，也没有这般荣耀，感激那张茂实不啻重生父母，再养爷娘，心里想道：“张茂实娘子智姐真真的天下也没有这样好人！前日吃了我的捉弄，受了一场横亏，没奈何往他手里饭店回葱，若是换了第二个不好的人，乘着这个机会正好报仇个不了，他却一些也不记恨，将自己稍来下礼的衣裳慨然回了与我。这段高情真是感深肺腑！”火急般兑了十六石绝细的稻米，得了三十二两银子，足数足色，高高的兑了二十二两纹银，用纸包了，自己拿到张茂实南京铺内。张茂实和李旺都作了揖，让狄希陈在店前凳上坐了。

张茂实问道：“前日那套衣服中得狄大嫂意么？狄大嫂性儿可是有些难招架哩！”狄希陈道：“说不尽！得了张大哥的玉成，李哥的撺掇，完了这件事，可是感激不尽！若不是以心相照的兄弟，谁肯把这千乡百里自己紧用的衣服回了与我？李哥，你把天平取过来我使使。”李旺端过天平，狄希陈将二十两合二两的两个法马放在天平一头，从袖中取出那封银来，解开，放在天平一头，将天平两头稳了一稳，用小牛角椎敲了两敲，高高的银比法马还偏的一针，将银倒在纸上，双手递到张茂实跟前。张茂实

道：“狄大哥，你原来为人这们小气，这能有多大点子东西，我就送不起这套衣裳与大嫂穿么？那里放着我收这银子？你就要还我，迟十朝半月何妨？为甚么这们忙劫劫还不及的？这银子也还多着五钱哩。我收了原价也还不该哩，没的好收利钱么？”狄希陈道：“这衣裳会自家走？不用盘缠么？这五钱银只当是加上的盘缠。”李旺道：“相厚的弟兄，那论的这个？若要丁一卯二的算计起来，这二十一两多的本儿，待了这两个月，走了这二千里路，极少也撰他八九两银子哩，没的这也好合狄大哥说？”狄希陈道：“是呀！我就没想到这里，我还补上。”张茂实道：“你别听李哥的话，这原本我还不肯收哩，再讲利钱！”李旺道：“狄大哥，他也不消再补利钱，看来张大哥也不好收。张大哥正拿银子余不出大米来哩，狄大哥府上极细的大米，也照着下来的数儿，柴几石与张大哥，就彼此都有情了。”狄希陈道：“李哥说的有理。我就奉送。”

三人说了一大会话，狄希陈辞了回家，果然送了大斗两石细米驮到张茂实家。张茂实称了三两钱银子，虚点了一枪，狄希陈再三不受，止说的一声“多谢，容补”罢了。张茂实合李旺做了一路，将五六两的一套裙衫，多得了三四倍的利息，你不感激他，倒骂了许多“呆戾养的”。

再说素姐忏悔了鹰神以后，又得了一套心满意足的衣裳，果然看待那狄希陈十分里面好了有一二分的光景，平日间那许多的非刑也都不大用了。这狄希陈若从此自己拿出那做男子的体段，不要在他面前放僻邪侈，却不也就渐次收了他的野心。争奈这样混帐戴绿头巾的汉子，没等那老婆与他一点好气，便就在他面前争妍取怜，外边行事渐次就要放肆。

张茂实将一套衣裳用计多卖了二十两银，他又为这件衣裳吃了无限的大亏，其实也该将就他罢了。只为他令正吃了亏，报怨不了，在那白云湖岸亭子里边设了一席齐整酒肴，请狄希陈吃



酒，说是为他送了大米，谢他的厚情，叫了一个美妓小娇春陪酒。这狄希陈若是知回背的人，晓的自己娘子的心性，凡在人家吃酒，惟恐有妓女引诱他的丈夫，把那跟随的人问了又问，还要不信，毕竟还差了那小玉兰假说送衣裳、要钥匙，连看一两次方罢。你看见有妓女在坐，你只该慌忙领他两杯，托了事故走得回家。他若不肯放你，你得空子逃席也是该的。谁知这狄希陈的流和心性，一见个油木梳红裙粉面的东西，就如蚂蝗见血相似，甚么是肯开交？张茂实合李旺更又有心捉弄，把小娇春故意的让在上面，与狄希陈并肩坐了。狄希陈不知张茂实用的是计，合小娇春手舞足蹈，不亦乐乎。

饮到酣畅时节，素姐晓得酒在湖亭，张茂实平素又是个风飘子弟，必定席上有妓。差了小玉兰，只说家中寻衣厨的钥匙不见，叫他去寻。小玉兰走到席间，正见狄希陈在那里与小娇春猜拳赌酒。狄希陈抬起头来，看见小玉兰来到，就似那贼徒见了番快，也不必如此着忙，不由得迎出席前问道：“你因甚事寻到这里？”小玉兰道：“姑娘紧要开那衣厨，寻不见了钥匙，特差我来要哩。”狄希陈道：“总里钥匙都在一个包内，放在抽斗里边，你回去说知就是。”又把小玉兰拉到个背净去处，再三嘱咐：“你到家中，对了姑娘切忌不可说这里有个女人！你如不说，我任凭你做下甚么不是，我自己也不打你，我也不合你姑娘说，我分付狄周媳妇厨房与你肉菜吃。你长大出嫁的时节，我与你打簪环，做铺盖，买梳头匣子，我当自家闺女一般，接三换九。养活下孩子，我当自家外甥似的疼他，与你送粥米，替你孩子做毛衫。你要不听我说，学的叫你姑娘知道，他要打我一下子，我背地里必定打你两下。我死，你也活不成！我就叫你姑一顿打杀了，还有你爷爷问你讨命哩！再不，我合那头薛奶奶说。你忘了那一遭为你说舌头差一点儿没打杀呀？”

狄希陈合小玉兰说话，不妨张茂实逼在墙角里听，猛可的说

道：“狄大哥，你既叫这孩子替你瞒藏，你陪个软儿央及他才是，你可降着唬唬他！”又说：“你到家对你姑说，这是我的表子，与你姑夫不相干，休要叫你姑吃醋。”狄希陈道：“你张大爷哄你哩。你到家连你张大爷的这话也别说。”又自己到席上取了些果子点心，放在玉兰袖内。

小素姐的家法，只是狄希陈没有耳性，好了创口，忘了疼的。那小玉兰是领熟了他大教的，敢在他手里支吾么？你就响许他万两黄金，他也只是性命要紧。你就唬他，背后要打他，也只怕那现打不赎，落得骗了些果子吃在肚里，且又做了行财买免的供招。进的门，见了素姐，学说：“我到了那里，亭子上摆着一桌酒，张大爷还合一个大高鼻梁的汉子，我不认的他。又有一个穿水红衫子老婆，合俺姑夫在上面一溜家坐着，合姑夫猜枚。姑夫见我进去，问我是做甚么。我说：‘俺姑待开衣厨，寻不见钥匙，叫我来要哩。’姑夫说：‘钥匙包子在抽斗里，不是么？’把我叫到背地里嘱咐，叫别合姑说有老婆。”将那狄希陈分付的话学了个通前彻后，一字不留。把个素姐气的捋耳挠腮，椎胸踢脚，发放小玉兰，叫他疾忙回去，叫狄希陈即刻流水回来：“若稍迟一刻的工夫，我自己跑到那里砸了家伙，掀了桌子不算，我把一伙子忘八淫妇，我叫他都活不成！”

小玉兰哭丧着脸，走到湖亭席上。狄希陈唬得魂飞天外，张茂实以为中计欢欣。小玉兰说道：“抽斗里没有钥匙，叫姑夫快往家里自己寻去哩。”狄希陈唬的个脸弹子莹白的通长没了人色，忘了作别，披着衣裳，往外飞跑。张茂实赶上，死拖活拽的说道：“好狄大哥，怎么就上门子怪人？虽是做的菜不中吃，酒又不好，可也是小弟的一点敬心。粗饭也没上了，这粗妓也还没奉陪一陪。”李旺又在旁着实挽留。狄希陈在外一边挣，一边说道：‘二位哥体量我，到家就来。要扯了谎，就是个禽兽畜生！’张茂实只是扯住不放。狄希陈道：“张大哥，你请我是好，你这

不是安心害我哩？”惹的那妓者小娇春呱呱的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二位叫我不省的，那客极的这们等的，放他去也罢，主人家只是不放。其实主人家既是这们苦留，做客的就住下再吃三钟，这都没有妒碍。不知怎么客只待去，主人家只待留，这就叫我不省的了。”

小玉兰儿见张茂实只是拉着狄希陈不放，就擦眼抹泪的哭道：“你放了俺姑夫去罢，是你的便宜。俺姑说来，要去的迟了，俺姑要自己来哩，打了家伙，掀了桌子，还叫你淫妇忘八都活不成哩！”狄希陈听见这话，越发往外死挣，口里只说：“你是张叔！张大爷！张爷爷！张祖宗！可怜见，你只当放生罢！你就不怕伤阴鹭么？”张茂实还扯着胳膊不放。狄希陈看见旁里一个割草的小厮，腰里插着一张镰，拱倒腰，绰在手里，口里说：“罢，罢！我卸下这只胳膊给你，我去罢！”拿起来只一割。亏不尽穿着一领白绸褂子，袖子虚空着，没曾着肉，止割破了袖子，胳膊割了一道深口，没曾卸的下来，从袖中鲜血直流，张茂实方才放手。

狄希陈及至到家，浑身上下通是染了个血人。素姐见了这等形状，也未免把那算计酷打的心肠去了一半。小玉兰又把那狄希陈这样往外挣，张茂实怎样拉着不放，狄希陈着极夺镰砍胳膊说了一遍。素姐不听便罢，听了“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”，拉过一条裙子穿上，腰里拽着个棒椎，就往外跑，小玉兰后头跟着也跑。调羹从厨房里看见素姐凶凶的往外去，正不知是何头路，急着人寻了狄员外来家，说知素姐飞奔往外去了，不知何故。又到狄希陈房里，见狄希陈使血染了个红人，知是胳膊受伤，慌乱着寻陈石灰合柳絮、明府骨头，与他搽敷。

再说张茂实放的狄希陈去了，合李旺、小娇春笑说：“这计何如？尖嘴小厮，做弄的我差一点儿没把俺婆子一顿打杀，叫我丈母当日打了一顿。做弄叫他婆子打了第二顿，坐软牢，丢了百

五十两银子不算，这会说书，浑深又是一顿好打。”小娇春道：“嗔道叫我说，怎么来，极的他这们等的，你只是不放？原来是用的计么？”张茂实道：“不是为计，我舍钱请他哩！且叫他这会子家里受罪，咱三个且这里自在吃酒。”

正在得意之际，只见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少妇，穿着家常衣服，雄赳赳的走进亭来。众人也不料就是素姐，各人彼此相看。素姐走到跟前，把桌子一掀，连碗掀在地上，跌得稀泥烂酱，一只手扯住张茂实的裤腰，从自己腰里扯出那拽着的棒椎，照张茂实身上，你看那雨点儿似的打。张茂实使手招了一招，劈指头一下，打的五个指头即时肿的像个鼓椎。张茂实道：“了不的！通没王法了！你是谁家的老婆，平白来这里打人？”素姐再不答应，只是轮椎。李旺起先还向前来劝，后来说道：“这不是别人，一定就是狄大嫂。”素姐才说：“忘八淫妇们！你早认的我好来！你攒谋杀了我汉子，还敢在这里吃酒！俺汉子已是断了气了！”张茂实死挣不脱。

李旺合小娇春听见狄希陈死了，只道是当真，夺门就跑。素姐拦着门，说：“忘八淫妇！谋杀了人，你往那去！我待饶那一个哩！”李旺空大着个鼻子，雄赳赳的个歪人，见了素姐这们个丢丢秀秀的美妇，李旺，李旺，把那平日的旺气不知往那里去了。东看西看，无门可出，只有亭后一个开窗，得了个空子，猛可的一跳，金命水命，就跳在湖中，踏猛子赴水逃走。小娇春也只得跳在湖里逃命，可只不会赴水，汨没得像个凫雏一般。

张茂实挨着打，口里只管说道：“好狄大嫂！你怎么来？你打世人哩么，打的没点情分？”素姐说：“贼砍头的！我合你不是世人是甚么？”张茂实道：“好狄大嫂！咱倒的同不的世人，我千山万水稍的心爱衣裳，狄大哥说声嫂子要，我双手就送；我将酒请人，并无恶意；这小娇春是我相处的，你那里放着只管打我？我合狄大哥是同窗。我大起他，还是你大伯人家哩。”张茂实口

里似救月一般，素姐那里肯放。张茂实左架右招，素姐东打西椎。幸得李旺赴水上崖，湿的身上就如个冒雨寒鸡，跑到张茂实家怪叫喊的道：“张大嫂，你还不快着去哩！狄大官娘子待中把张大哥使棒椎打杀呀！我赴水逃命来了！”

智姐听说丈夫被人使棒椎痛打，还那里顾的甚么体面，飞奔也似的奔到湖亭，正见素姐行凶，张茂实受痛。智姐骂道：“贼砍头的！我说的话你白当不听！我这们再三的说，凡事别要太过，已是够他的了，你拿着我的话当狗臭屁，可吃他这们场亏！这可是为甚么，使了钱又受疼呀？没的一个老婆，你就招架不住他么？叫他像拿鸡似的！”智姐往素姐手里夺那棒椎，那里夺的下，拍他那扯着裤腰的手，那里拍得开。智姐极了，把张茂实的一条白绸单裤尽力往下一顿，从腰扯将下来，露出那根三寸长虎口粗软丢裆一根大屌，东摇西摆。素姐只得放了手，用袖遮了脸，一直的才出湖亭去了。

张茂实见素姐去的渐远，方敢骂道：“你看这恶私窠子浪淫妇么！打我这们一顿！这不是你这妙计，我还挨他的哩。”智姐说道：“该！该！你往后我凡说甚么，你还敢不听么？”替张茂实戴上巾帽，穿了衣裳。叫人抬了打毁存剩的器皿，央央踉踉的同智姐走了回去。

素姐到家，只见狄希陈正上完了刀创药，用绢帕裹着，肿的一只胳膊瓦罐般红紫。素姐自己把汉子拷贼的一般毒打，他就罢了。见了别人把他的胳膊致得这样，心中也有些疼痛。家下的都料得他猛熊一般，出去打骂了别人，将这一肚皮恶气必定要出在狄希陈身上。谁知他便也不曾敲打，只骂道：“你这污农头忘八羔子！有本事养老婆，就别要这们害怕，你就来家，我有‘长锅’呼吃了不成？为甚么对着人自家砍自家的胳膊？你是待形容我那恶处，你做春梦哩！我薛老素不怕人败坏，我不图盖甚么贤孝牌坊！你问声，那年张家盖牌坊，老婆汉子的挤着看，我眼角

儿也不看他！你背着我养老婆，天也不容你，神差鬼使的叫你自家砍那手！”

素姐每日咽喉带骂絮叨个不了，狄希陈疮口发的又昼夜叫唤。狄员外寻人看视，百不见好，有人说府城西门外有个艾回子，是极好有名的外科。狄员外封了三两白金，差人牵了骡子，径上济南接他。

艾回子推着一把拉着一把的骑着骡子来了，看的狄希陈是房事冲坏了疮，外头不收口，只往里套，务要将外边死皮用药蚀去，然后再上细药生肌。要不早治，这只胳膊都要烂吊：“你没听府里南门上杨参将家一个家人媳妇，原是黄举人家的丫头。黄举人的娘子，病的临终嘱咐，这丫头服侍了这几年，好生替我寻主嫁他。”黄举人依他嘱咐，许了杨参将的家人，收了他五两财礼，倒赔送了有十两多银子的东西。他嗔黄举人不留他在房里，来到杨家，百口良舌，咒骂旧主人家，忽然长起蜈蚣疮来，消不的两个月，长对了头，只是往里蚀。请我去看。我认的是报应疮，治不好的，我没下药来。果不其然，不消十日，齐割扎的把个头来烂吊一边。

“西门里头马义斋长了对口，也是请我去治。我看了看，我说：“这声势大难治呀！我只是破着治治，好了，你是另拾的命；你要不好，也别怨我，另托生托生新鲜。”旁边火盆上顿着番滚的水，使快子夹着棉花，把滚水往上撩，他觉也没觉。我日夜陪着他，费了有一百日的工夫，已是待中平口了。那一日家中有件要紧事，我待到家走走。我千万的嘱咐，我说：‘这疮只待的半个月就通好了。我的功劳已是有了九分九厘，再得一厘，就是十全的大事完了。我去后，千万不可行房。要是发了，这疮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。’

我刚只来后，家里支使着一群大髻头丫头，搽胭抹粉，就是一伙子妖精，见我来了，书房里没了别人，没事到那里晃三回。

不送茶也去送茶，不送水也去送水，在那跟前也也斜斜的引逗他。一个少年人，一百多日没有闲事，又是疮的火气助着，把我嘱咐的话忘在九霄云外去了，合一个丫头小玉杏在床沿上正干，谁知一个小迎春就是一个刘六、刘七的老婆，把那帏屏使簪子扎了个眼，看了个真实不虚，猛可丁的吆喝了一声：‘小玉杏！娘叫你来与爹送茶，叫你来要爹哩么？’马义斋没由分说，上前一手把小迎春拉到床沿上，复番身子又是一下子。那消一大会子，当时气喘咳嗽，即时黑了疮口，到点灯的时候，长的嫩肉都化了清水，唬的可一替两替的使人寻我。我那日偏偏的又吃两杯酒。我只听见说了一声叫我，蹉了蹉脚，说：‘可罢了！’正一头酒的人着了这唬，酒都唬的醒了。流水跑到那里看了一看，疮口像螃蟹似的往外让沫哩，裂着瓢那大嘴怪哭：‘艾哥，你好生救我！我恩有重报！’叫我说：‘别说我艾前川手段不济，只怕就是吕洞宾也要皱眉。我救不得你了，你快着叫人替你预备后事罢！’我只刚到家，他那里张了张口，完事了。我别说费了多少的药材，只这陪着你待了一百多日，把四下里的主顾都耽误了。他那没天理的老婆，不说自己管家不严，叫丫头送了汉子的命，倒说是我勒掇要钱，不与他汉子下药，耽误了他汉子的命了。将着一家大小，穿着孝，往我的铺子门首震天震地的哭，一日三遍到铺子门口烧纸送浆水。你说，这恼不杀人么？你的这疮明白是刀砍的，敷上刀疮药，这们少年血气旺的人，破着一个月，长得好好的，谁叫你自不谨慎，行了房，把疮弄得顽了？这要不费百日工夫，这条胳膊就是不姓狄了！”

狄员外听说，甚是耽心，送了一两开箱喜钱。那艾前川将疮用水洗净，说：‘要上加蚀药，将丁皮腐肉尽数蚀去，方好另上细药，才好生肌。这败肉得四五日的工夫方可蚀尽，可是要忍些疼儿。我今日住下，晚上替你敷上蚀药，再留下两帖膏药与你。我明日起早，你着人且送我家去。我安一安家，收拾些药。这药

都是贵物，还得到家折损些甚么才好修合哩。”狄员外道：“这往返一百四五十里地哩，好辛苦走路呀。该用什么药，你开出单来，咱叫人府里买去。家里我也叫人送粮米去安家。”艾前川道：“这必定还得自己到家。一应珍珠、冰片、牛黄、狗宝、朝脑、射香、都是我自己收着，没教别人经手。这升轻粉，打灵药，切人参，蒸天麻，都要一副应用的器具哩，这都要费措处。我自己不到家，怎么成得？脱不了这蚀败肉还得四五日的工夫。这四五日里边，我到家不都俱各完了？”

狄员外见留他不住，只得许他次早家去。明早起来，打发他吃了饭，鞦了骡子，叫了觅汉跟着，称了三两银子，叫他自家随便买药。他又不肯直捷收去，说道：“不消银子。这药就只珍珠是贵药。我家里有收着的。新近一个贩珍珠的客人来，我换了他有半斤，都是豌豆大滚圆的珠子。这药使不的二两多银就够了。冰片，咱家里也有。除了这两件，别的甚么黄芪、甘草、芍药、当归，那能使几个钱？咱是一家人，何必论这个？”狄员外道：“虽是家里有，可也要使钱买，把这银子收了倒好。”这艾前川口里说着推辞的话，已是把银子袖到袖中去了。狄员外送他上了头口，说道：“第四日准准的望你来到。”千叮万嘱而别。

狄希陈那日临睡的时节，艾前川与他洗净了疮上了蚀药，贴了五虎膏。睡到五更，这疮一步步疼得紧将上来。狄希陈叫他父亲与艾前川说知，艾前川道：“这要蚀去败肉，怎得不疼？我昨日已是说了，这坏了的疮，叫他起死回生哩。要一点苦也不受，你倒肯呀？”及至艾前川行后，这疮一时疼似一时，一刻难挨一刻，疼的发昏致命，恶心眼花，只是愿死，再不求生。再要问他声所以，那里得个艾前川拉到跟前。疼到半夜，一阵阵只要发昏死去。狄员外只得替他揭了膏药，用温汤洗净，只见那疮都变了发黑的颜色，蚀有一指多深，把肉都番出朝外，渐觉疼稍可忍。

却说艾前川到得家内，那里甚么合药，拿着那狄家的四两花

银，杂米称面的快活。跟去的觅汉见他第四日不肯起身，再三央请他，甚么肯动？见觅汉催得紧了，方说：“那疮是个治不好的低物件，我看你家又是个舍不得钱的人家，这疮难治，我不去了。你牵了骡子去罢。”觅汉道：“好你呀，这是说的甚么话？你不治，可也早说，怎么耽阁这几日？你怎么就知道俺主人家是个舍不钱的？俺主人家七十的人了，只有这一个小主人家，甚么是大事？你要钱明讲，怎么耽误着人家的病哩？”艾前川道：“你要叫我治这个疮，你流水家去，与我二十两银，先与我十两，其余的十两立个帖儿，待我治好了谢我。要依我如此，你到家拿了十两银合立的帖子来，我就去。要不依我，你就不消来，我待往泰安州烧香去哩。”觅汉无可奈何，只得牵了骡子，独自回家，将艾前川的说话——对狄员外说了。不知狄员外如何措处，其说甚长，再听后回衍说。

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

一膏能值几？末药岂钱多？贪心如壑是疮科，惟愿
将人全产往家驮。 细君心亦恨，干仆怨难磨，毁伤
厨柜与炉锅，准去紫花皮袄没腾挪。

右调《南柯子》

醒世姻缘传

自从艾前川去后，狄希陈那疮疼的见鬼见神，杀狼地动的叫唤，只得将膏药揭去，末药洗净。虽然痛觉少止，那疮受了那毒药的气味，黢黑的锁住了口，只往里蚀。等那艾前川到，一日即同一年，极的个狄员外眼里插柴。等到第四日，狄员外就像卧不定的兔儿一般，走进走出，甚是心焦。等到午转时候，远远的不见艾前川，只见跟他去的那个觅汉骑了骡子回来。狄员外不见艾前川来到，问了一声，给了个闭气。觅汉把自己那怎样央他，与他那要银子立文书怎样刁蹬的情节，一一说了。狄员外乍然听见，那痛儿子的心盛，也不免躁极了一会，随即转念，说道：‘罢，罢！这是用他救命哩，合他赌的气么？甚么是先与十两，后与十两，又好立张文书！我爽利就把这二十两银一总与了他。他若有本事一日治好了，也是这二十两谢礼。你去吃了饭，我设处了银子，你把咱那黄骡合那青骡骡喂上，你骑着一个，牵着一个，快些回去接了他来。就今日赶不进城去，你就在东关里宿了，明日早进城。我赶日西崐等你到。这骡只怕乏了，留下他罢。’

狄员外合觅汉正在大门外说话，一个后街上住的陈少潭走

来，狄员外迎到街心，作了揖，狄员外道：“陈老哥，你待往那去？家里坐坐吃茶。”陈少潭道：“我还有点小事儿待做哩，改日扰茶罢。你脸上忙忙的是怎么？”狄员外道：“我心里不自在。陈老哥，你就看出来么？学生砍着胳膊，不知怎么把疮就发了。请了府里的艾回回来治，他说回家去配药，临去上了些细药面子，贴上一帖膏药，疼的个孩子杀毛树恐的叫唤。我从新叫他揭了膏药，把那面子药洗了，疼觉住了些，把那疮弄的焮黑，只往里蚀。他倒挨磨了今日四日，他爽利不来了。他说：‘你要叫我治这个疮，你与我二十两银，先给我十两，再立十两的帖儿与我，好了再与我那十两。’你要钱可也自家来，你一边治着一边要不迟。这是甚么事？你且高枝儿上站着勒掯哩！”陈少潭道：“他既是这们等的，你可怎处？”狄员外道：“咱用他救孩子的命哩，咱说的么？什么先十两后十两哩！我爽利一总给他二十两去。他满了心，他可来呀。前日他来，送了一两开药箱的喜钱，临去又与了他三两银配药。”陈少潭说：“咱到里头坐坐。”

狄员外让到客位，拱手坐下。叫人家去看茶。陈少潭道：“这艾满辣号是艾前川呀。狄哥，你素日合他相厚么？”狄员外道：“那哩？也是听见人说，平日不认的他。”陈少潭道：“你不认的，你就冒冒失失的请他？这外科十个倒有十一个是低人，这艾满辣是那低人之中更是最低无比的东西，你就合他打结交？他自来治人，必定使那毒药把疮治的坏了，他才合人讲钱，一五一十的抠着要。他治坏了的疮，别人又治不好了，他‘蛇钻的窟窿蛇知道’。历城县裴大爷赚亮骨，使手崩了个疮，疼的穿不得靴，叫他治治，他就使上毒药，差一点儿没把裴大爷疼杀。差了两个快手鹰左脚锁了去，裴大爷没由他开口，就套夹棍。他那片嘴就像救月儿一般，说：‘老爷，这虽是伤手疮，长的去处子不好，汤汤儿就成了脓疮，叫那皮靴熏坏了，要不把那丁住的坏皮蚀的净子，这光骨头上怎么生肌？凡百的疮，疼的容易治。这疼一定是

蚀净了败肉，医生能叫老爷即时就止了疼，次日就干了脓，第二日就收口，第三日就好。如再治不好，领老爷的夹打不迟。”老裴说：“且放起他来，三日治不好，叫他死不难！”他弄上点子的药，熬了些水替他洗了，上上了些面子，换上了帖膏药，那疼就似捱了去也没有这们快，可不只三日就好了！老裴说：‘你在本县身上还这们大胆，你在平人手里还不知怎么可恶哩！你只别治杀了人，犯在我手里，我可叫你活不成！赏他一两银子去罢。’他的丈母也是长了个疖子，问他要了帖膏药，他也把那起疼坏疮的膏药与了他一帖，把个老婆子也只差了一点儿没疼杀。老婆子上门来发作，他可雌着嘴笑，叫他老婆兜脸打了几个嘴巴。他说：‘我知道真个是他用来么？我当是他要给别人贴来。另拿帖膏药贴上罢呀仔么？’只是马义斋家好哩。马义斋可别屈了他，他倒没治杀他。马义斋死了，他全家大小穿着孝，一日三遍往他铺子门口烧纸哭叫，作贱了个臭死。捏着头皮儿，只怕老裴知道他治杀了人，合他算帐。论他实是有几个极好的方，手段也极去的，只是为人又歪又低。你昨日只该请南门外岳庙后的赵杏川好来，是王府的医官，为人忠诚，可是外科的那些歪慝他没有一些儿。但这外科们可也怪不的他，不肯使手段，人可也就不肯给钱。本事尽好，家里可穷。你这去要是艾满辣再勒掯不来，你就请了赵杏川来，你说是我荐的。治好了，你有四五两银子谢他，他就知感不尽的，不照依那歪戾养的又歪又吃大食。”狄员外道：“他既是这们歪慝。咱不请他，咱就请赵杏川罢仔么。”陈少潭道：“你已是叫他治了会子，又与了他三四两银子买药去了，怎么又好换的？爽利叫他治罢。”狄员外道：“要是再没有别的好人，咱只得求他；既是有赵杏川这好相处的人，咱放着不合他相处，可合这歪人皮缠为甚么？万一来到，咱一错二误的管待不周，或是他再另起甚么念头，他再使出甚么低手段来，这孩子可是难搭救了。咱就像马义斋家往他铺子门口烧纸哭叫，就叫他偿

了命，济的甚么事？陈老哥，就央你写个字儿，封二两银子，叫他家里安排安排，咱请了赵杏川来罢。”陈少潭道：“咱改了请赵杏川，那艾前川买药的三两银子只怕倒不出来呀。”狄员外道：“那买药的三两银是咱不消提的了。”陈少潭道：这也罢了。你取个封套合个折柬儿来，我就在这里写个字罢。”

狄员外叫人取过文房四宝。陈少潭研墨舒纸，写道：

侍教生陈治道拜上杏川赵兄门下：久违大教，渴想，渴想。有舍亲狄寅梁令郎长一疮，生盛夸赵兄妙手，舍亲敬差人驷薄礼，专迎尊驾，幸即亲临敝镇。倘得痊愈，恩有重谢，不敢有违。速速！专候。治道再叩。

将书递与狄员外看了，封口严密，封了二两书仪，差了觅汉，星飞前去迎接赵杏川前来治疮。觅汉骑着一个骡子，牵着一个骡子，飞奔而去。

却说艾前川料的狄家父子是个庄户人家，只晓得有个艾满辣是个明医，那里还晓得别有甚人。且是那三两买药的银子是个管头，怕他再往那去？单单等那觅汉回来，不怕他不先送这十两银子合那十两的文书。只见呆老婆等汉的一般，等了一日不到，已甚觉心慌。等了二日不来，看看的知道有些豁脱。等到三日不见狄家人到，艾前川自己已是又焦又悔，怎又当得个老婆走在耳朵边唧唧喳喳个不了，千声骂是“贪心的狠忘八”，万声骂是“吃不饱的狠强人”，“这们一个有体面大手段的人家，不会拿着体面去使他的钱，小见薄德的按着葫芦抠子儿。你既然是显了手段，叫人受着苦，你可还快着去治他呀！你可又勒情不去！人受一口气，宁喂狼不喂狗的人，要是给人个好手段，别人叫他疼，你能叫他别疼，你可回家不去了，人还有想你的。你把人治的叫苦连

天的，你可勒着人家不去，人可为着甚么想头还想你么？稍来买药的三两银子，你使了他的。他说不请你看疮了，他没有不来了这银子的。咱先讲开，我的几件绢片子，我可不许你当我的，你就别处流水刷括了给他。县上老裴张着网儿等你哩，要是嚷到他耳朵里，只怕你不死也去层皮！”番来覆去，这老婆的舌头絮叨个不了。

这艾回子平日是个惧内的人，如今吊了一股大财，且又要倒出那三两银去，已是一肚子闷火；再搭上一个回回婆琅琅着个东瓜青白脸，番掀着个赤剥紫红唇，高着个羊鼻梁，凸着两个狗颧骨，三声紧，两声慢，数说个无了无休，着极的人激出一段火性，把那柜上使手尽力一拍，嚷道：“没眼色的淡嘴贼私窠子！你劈拉着腿去坐崖头挣不的钱么？只在人那耳旁里放那狗臭屁不了！我使那叫驴鸡巴捣瞎你妈那眼好来！”

看官听说，那回回婆毒似金刚，狠如罗刹，是受老公这样骂的？登时竖起双眉，瞪了两眼，吼的一声，伸过手去，把一顶八钱银子新买的马尾登云方巾扞将下来，扯的粉碎，上边使那紫茄子般的拳头就抵，下边使那两只稍瓜长的大脚就踢，口里那说不出口听不入耳的那话就骂。这艾前川既是惹发了他的性子，你爽利与他反乱一场，出出你那闷恼，却不也好？谁知见他咆哮起来，回嚷作喜，赔礼不迭。那回回婆既是开了手脚，甚么是再收救得住，声声只说：“该千刀万剐的死强人，从几时敢这们欺心！我合你过你娘的甚么臭屁日子！”把一个药箱，拿起那压药侧的石狮子来一顿砸的稀烂，将一把药侧在门槛底下别成两截。走到后面，把一个做饭的小锅，一个插小豆腐的大锅，打的粉碎。又待打那盆，罐、碗、盏、缸、瓮、瓶、坛，艾回子只得跪了拉他。那回子平日是晓得些把势的人，谁知触怒了凶神，甚么把势还待使得出来，叫他就像驱羊遣狗相似。

正在那里夫妻相打，觅汉请到了赵杏川，送了书礼，许了即